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七

目錄

八陣圖石伏陸遜

白帝城先主託孤

曹丕五路下西川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七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范強張達剌張飛

却說先主欲起兵東征。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比孫權也。宜先滅其魏。則吴自服矣。今曹丕謀篡漢帝。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圖關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也。若捨魏而伐吴。兵勢一交。豈

能解馬頷陛下察之。先主曰。孫權害了朕弟。又兼糜芳。傅士仁。潘璋。馬忠皆有切齒之讎。恨欲食其肉而滅其族。方雪朕之頷也。卿何阻耶。雲又曰。天下者重也。冤讐者輕也。乞陛下詳之。先主答曰。朕不與弟報讎。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不聽趙雲之諫。即發使往五谿蠻夷各借番兵五萬。共相策應。一面差使往閬中。遷張飛為車騎將軍。領司隷校尉。封西鄉侯。兼閬州牧。使

命拜辭。賫詔而去。卻説。張飛自守閬州。聞知關公被東吳所害。旦夕號泣。血濕衣襟。諸將但以酒解之。飛若醉。怒氣愈加。帳上帳下。但有犯者。即以鞭撻之。多有鞭死者。每醉。望南切齒睜目怒恨甚急。酒醉醒時。放聲痛哭。悲傷不已。忽聞使至。慌忙接入。開詔讀之。詔曰。

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

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

擔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跡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於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章武元年五月日詔

張飛受爵望北拜畢以酒待使飛曰吾兄之讎重如山嶽廟堂之臣何不早奏興兵使者曰多有勸先滅魏而後伐吳者飛怒曰是何言也昔日吾在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

不幸關公半途而逝。吾安得獨享富貴耶。吾當面見天子。願為前部先鋒。掛孝伐吳。生擒逆賊。祭祀關公。表其前盟。吾之愿稱也。言訖。就同使命望成都而來。却說先主每日自下教場操演軍馬。克日興師。於是公卿來丞相府下。同入見孔明。曰。今天子初臨大位。親統軍伍。非所以重社稷也。丞相秉鈞衡之職。當以諫之。孔明曰。吾苦諫數次。不聽。今日汝等隨吾入教場諫之。於是孔明引百官來奏先

主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陛下禀上聖之資。傳祖宗之統。初登寶位。不思以德服人。為一時之忿。自統大軍。歷山川之險。江河之危。親冒矢石。非所以重宗廟也。陛下若堅意復讎。可命一上將統軍伐之。不亦可乎。先主見孔明苦諫。心中稍回。乃曰。朕且罷兵。別圖良策。鑾駕將起。忽報。張飛到來。先主急請見之。充具朝服。飛至演武廳。拜伏於地。抱先主足而哭。先主撫飛背亦哭。飛曰。陛下今日為

君早忘了桃園之誓。二兄之讎。如何不報。先主曰。多官諫阻。未敢輕舉。飛曰。他人皆樂富貴。豈知昔日之盟也。若陛下不去。臣捨一丈之軀。與二兄報讐。若不能報時。臣甯死不見陛下也。先主曰。朕與兄弟同往。飛曰。昔日之盟。願同生死。天下皆知。陛下休教人恥笑也。先主曰。卿提本部兵自閬州而出。朕統精兵會於江州。共伐東吳。以雪甚恨。飛曰。安敢有悞片時也。先主曰。朕素知卿酒後恃勇。鞭撻

士卒。此為禍之道也。今後務宜寬容。不可如前。飛拜辭而去。次日。先主整兵要行。學士秦宓出班奏曰。陛下此行。固為關公報讐。臣切惟不可。陛下捨萬乘之軀而成小義。古人所不取也。且關公輕賢傲士。剛而自矜。以致卷命。非天亡之也。願陛下思之。先主怒曰。關公與朕。猶一體也。大義尚在。豈可忘耶。宓伏地不起曰。陛下不從。必有大敗。但可惜新刱之業。又屬他人矣。先主大怒曰。朕欲興兵。您出

此不利之言。叱武士推出斬之。宓面不改色。回顧先主而笑曰。臣死無恨。免見川民之塗炭也。文武官僚。皆出奏曰。宓乃良臣。願聖上仁慈。先主曰。暫且囚下。待朕報讎回時斬之。却說。孔明聞知。即上表諫之。以救秦宓。表曰。

臣。亮等切以吳賊逞鄭武之心。致荊州覆亡之禍。損將星於牛斗。折天柱於楚地。此情哀痛。將興問罪之師。廊廟同謀。悉起發忿之議。皆以為還漢鼎者。罪由曹賊。隔劉

祚者過非孫權。盖謂魏賊若梟除。則吳寇自然賔服。願陛下納秦宓金玉之言。抑卞莊刺虎之勇。以養士卒之力。別作良圖。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先主看畢。擲表於地。曰。朕意已決。再諫者插劍為令。遂命丞相諸葛亮。保太子守兩川。驃騎將軍馬超。并弟馬岱。助鎮北將軍魏延。共守漢中。以當魏兵。虎威將軍趙雲為後應。兼督糧草。黃權程畿為參謀。馬良陳震掌理文

書。黄忠爲前部先鋒。馮習。張南爲副將。傅彤
張翼爲中軍護尉。趙融。廖淳爲合後。川將數
百員分爲門部。并五谿蠻夷等處兵。共七十
五萬。前後調遣。擇定章武元年。七月上旬出
師。却說。張飛回到閬中。令軍士盡𢪷白旗。掛
孝伐吳。與二兄報讐。克日興兵。忽帳下兩員
末將。乃范强張達也。入帳告曰。所有戰船。白
旗白袍。一時無措。須得寛限方可。飛大怒曰。
吾要報讎。恨不得明日就到逆賊之境。汝安

敢違吾將令。叱武士縛於樹上。各鞭背四十。
以手指之曰。來日俱要完備。若違了吾令。即
殺汝二人以示衆軍。二人胸膛震破。滿口出
血。回到船中商議。范強曰。今日受了刑責。着
我等如何辦得。其人性暴若火。倘來日不完
你我皆被殺矣。張達曰。比如他殺我。不如我
殺他。強曰爭奈不得近前。達曰。我兩箇若不
當死。則他醉於床上。若當死。則他不醉。二人
議畢。令人探之。當日飛在帳中。神思昏亂。動

止非常。乃問部曲諸將曰。吾今日心驚肉顫
坐臥不安。如之何也。部曲答曰。此是君侯思
念關公。以致如此。飛令人將酒來。與部曲同
飲。不覺大醉。臥於帳中。范張二賊。探知消息。
各藏短刀。夜至初更。密入帳中。詐言有人欲
稟機密大事。直至床前。飛鼻息如雷。二賊下
手。將飛殺之。藏其首級而出。便下船來。引數
十人投東吳去了。飛亡年五十五歲。有廟讚
詩曰

豹頭環眼大燕項虎鬚髯長阪橋頭斷曹公鐵馬還英雄過孟起恩義釋嚴顏西蜀大欽仰功名重劍關

宋賢有讚美張車騎云

安喜曾聞鞭督郵黃巾掃盡動諸侯虎牢關下人欽敬長阪波中水逆流義釋嚴顏安蜀境武欺張郃震中州將軍更綏須史死吳魏山河總屬劉　又詩曰

嗔目橫矛叱魏兵解令先主得全身不知

肘腋能生變。謾說英雄敵萬人

又詩曰

予觀漢末張車騎。鎗馬端能敵萬夫。蓋爲平生鞭士卒。致令小輩害身軀

又評關公益德曰

關公。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公報効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公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又讚曰

開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携上。雄壯虎烈。
藩屏左右。翩飛電發。濟於艱難。贊主洪業。
侔迹韓耿。齊聲雙德。文待無禮。並致姦慝。
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却說。軍中聽知范強張達害了張飛。起兵追之不及。部將吳班。先發表章奏知天子。然後令長子張苞。具棺槨盛貯。令弟張紹。守閬中。苞自來報先主。却說。先主於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師。大小官僚皆隨孔明。送十里方

回。是夜。先主心驚肉顫。寢卧不安。出帳仰觀天文。見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墜地。先主大疑。連夜令人求問孔明。孔明回奏曰。合損一上將。三日之内。必有驚報。先主因此。按兵不動。忽侍臣奏曰。閬中張車騎部將都督吴班。差人賫表至。先主頓足曰。噫。朕弟罢矣。及至覽畢。果然如此。先主放聲痛哭。遂望祭之。次日。人報。一隊軍馬撮風而至。先主出營觀之。良久。見一員小將。白袍銀鎧。滚鞍下馬。

伏地而哭。乃張苞也。苞曰。范疆張達殺了臣父。將首級投吳去矣。先主哀哭至甚。飲食少用。羣臣苦諫曰。陛下欲與關公報讐。何自摧殘龍體。先主方纔進膳。遂與張苞曰。卿與吳班。敢引本部軍作先鋒。與卿父報讐否。苞曰。爲父爲國。萬死不辭。先主正欲遣苞起兵。又報。一彪軍皆穿素縞。風擁而至。先主驚疑。遂令侍臣看之。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劉先主興兵伐吳

却說。侍臣引一小將軍。白袍銀鎧。入營伏地而哭。先主視之。乃關公次子。關興也。先主見了關興。想起關公。放聲大哭。衆官奏曰。龍淚落地。亢旱三年。陛下以社稷為重。不可自棄。先主曰。朕想布衣之中。與關張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朕已為天子。欲與二弟共享富貴。不幸俱亡。死於非命。眼前見此二姪。心雖鐵石。安能止痛淚乎。言訖。又哭昏絕數次。衆官曰。二小將軍且退。容聖上將息龍體。侍臣奏

曰。陛下年過六旬。若太憂愁。恐無所益。先主曰。二弟俱已。朕獨在世。乃負當日之盟也。言訖。以頭頓地而哭。多官商議曰。今天子如此煩惱。以何解勸。馬良曰。今主上初登寳位。見統七十餘萬大軍。征進江南。終日為關張痛哭。其兆不利。陳震曰。吾聞成都青城山西有一隱者。姓李。名意。世人傳說此老乃漢文帝時人也。至今三百餘歲。上通天文。下察地理。中知人之生死吉凶。乃當世之神仙也。何不

奏知天子。可用厚幣安車。祈迎此老。試問吉凶。勝如吾等之諫也。衆官皆曰。此言極善。遂入奏先主。具言李意之事。先主從之。即遣使命賫詔。就令陳震同去。震星夜到了本處。令鄉人引入山谷深處。遥望仙庄。清雲隱隱。瑞氣非凡。忽見一小童來迎。曰。來者莫非陳孝起乎。震大驚。曰。仙童安知吾姓字耶。童子曰。吾師昨者有言。今日必有大蜀皇帝詔命至。使者必陳孝起。震曰。人言真神仙也。信不誣

矣。震愈加敬奉。拜伏於庄外。李意請入。震曰。天子急欲見仙翁一面。李意推老不行。震曰。若仙翁不去。則某亦無歸路矣。再三哀請。李意方行。震先令使臣飛報入營。先主即引百官出營五里迎之。見李意鶴髮紅顏。碧眼方瞳。灼灼有光。身如古柏之狀。先主請入營中。禮畢。李意曰。老夫乃荒山村叟。無學無術。何勞主上歆焉。先主曰。朕起身與關張結生死之交。共領戎馬三十餘年矣。衆皆以朕爲中

山靖王之後遂立為帝今者二弟被害雖在東吳故統大軍會合蠻夷諸酋長一同伐吳未見吉凶久聞仙翁通曉興廢休咎之因特請至此望仙翁一決李意曰此乃天數非老夫所知也先主再三求問意乃索紙筆先主親奉之意乃畫兵馬器械四十餘張畫畢便以手一一扯碎又畫一大人仰卧於地上傍邊一人掘土埋之上寫一大白字遂稽首而去先主大不喜言曰此狂士也何必信之即

以火焚之。便催前進。張苞入。奏曰。吳班軍馬已至。小臣乞為先鋒。先主乃壯其志。取印與張苞。苞方欲挂印。又一少年將奮然而出曰。留下印與我。偏你有報讐之心。我便無報之意耶。先主視之。乃關公次子關興也。興拜泣曰。臣父兄已被東吳所害。臣願捨無用之軀上報父兄之讐。下雪自己之恥。望陛下乞賜先鋒之職。苞曰。我父讎人。見在東吳。如何不擒之。我已奉詔命矣。興曰。你有何能。敢當此

住。苞曰。我自劣習學武業。箭無空發。先主曰。朕正要觀賢姪施設。以定優劣。苞令軍於二百步之外。立一面旗。旗上有紅心。苞撚弓取箭。連射三箭。皆中紅心。衆皆稱善。興挽弓在手曰。射中紅心。何足為奇。正言間。忽頭直上一行鴈過。興指之曰。吾射這飛鴈第三隻。言訖。那隻鴈應弦而落。文武官僚。齊聲喝采。苞大怒。飛身上馬。手挺父所使丈八點鋼矛。馬上大叫曰。你敢與吾比試武藝否。興亦上馬。

綽家傳大砍刀。縱馬而出。曰。偏你能使鎗。吾豈不能使刀。二將方欲交鋒。先主大喝曰。二子休得無禮。來聽約束。興苞二人。慌忙下馬。各棄兵器。拜伏請罪。先主曰。朕自涿郡與卿等父親。結異姓之交。甚如骨肉。未嘗有半點差錯。今日您二人。乃昆仲之分。當念父喪。凶吉相救。患難扶持。庶不負其親情也。何故因一言之忿。自家相併。乃失其大義也。父喪未遠。而猶如此。何況日後乎。苞興二人。悔罪再

拜。先主問曰。卿等誰人年長。苞曰。臣長關興一歲。先主命興。拜苞為兄。二人就帳上折箭為誓。永相救護。先主下詔曰。吳班為先鋒。朕自為收後。令關興張苞。領三千精銳兵護駕。傳令已畢。水陸並進。船騎雙行。軍勢浩蕩。縱橫殺奔吳國而來。却說范強張達二賊將張飛首級投獻吳侯。細告前事。孫權聽罷。收了二人。乃與百官曰。今劉玄德即了帝位。統精兵七十餘萬。御駕親征。勢若泰山。如之奈何。

百官盡皆失色。面目相看。並不敢言。諸葛瑾出曰。某食君侯之祿久矣。無可報效。願捨殘生。去見蜀主。以利害說之。使兩國相和。同發兵去問曹丕篡逆之罪。令江南之民。免遭塗炭也。權大喜。即遣諸葛瑾為使。來說先主罷兵。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吳臣趙咨說曹丕

章武元年。秋八月。先主起大軍至夔關。駕屯白帝城。前隊軍馬已出川口。近臣奏曰。吳諸

葛瑾至。先主傳旨。休教放入。黄權奏曰。瑾弟在蜀爲相。必有事而来。陛下何故絶之。當召入。看其言可從。則從之。如不可。則遣之。就借彼口說與孫權。令知問罪有名也。先主從之。召瑾入城。瑾拜伏於地。先主問曰。子瑜遠来。必有事故也。瑾曰。臣弟久事陛下。臣故托弟。不避斧鉞之誅。特来奏荆州之事也。近者。關公居於江北。吳侯數次求親。不得。更兼吕蒙與關公不睦。累被關公辱罵吳侯。因此積怨

一也。後關公取襄陽，曹操再三以天子為由。遣使吳侯，命將令襲荊州。吳侯深不肯許。呂蒙朦朧啓於吳侯，却擅自興兵，誤成大事。吳侯因呂蒙讎害關公。悔之不及。此乃呂蒙之過，非吳侯之事也。今呂蒙已死，寃讎已息。孫夫人久慕陛下，恨不能見面。今吳侯令臣為使，願交割荊州，仍還其降將，送歸夫人，永結盟好，共滅曹丕，以正簒逆之罪。未審聖意若何。先主怒曰。彼害了關公。是廢朕之股肱也。

今日敢以巧言令色而來說乎。瑾曰。臣請以輕重大小之事與陛下論之。陛下。乃漢朝皇叔。今漢帝已被曹丕篡逆。却不報之。而爲異姓之親。自率大軍。涉山川之險。來決雌雄。是捨大義而就小義也。中原。乃海內之地。兩都。皆大漢創業之方。陛下不取。而但爭荊州。是棄重而取輕也。天下皆知陛下即位。必興漢室。恢復山河。今却爲一將之忿。而屈萬乘之君。是失其較量也。陛下察之。先主大怒曰。殺

吾弟之讐。不共天地同日月也。若要朕罷兵
除死而休。不看丞相之分。先斬汝首。今且容
忍。放回汝去。與孫權說知。洗頸就戮。朕削平
江南。方雪萬分之一也。諸葛瑾見先主不可
說。自回江南。却說張昭入見孫權曰。諸葛子
瑜知蜀兵勢大。故推作使而去。必降玄德矣。
權曰。不然。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子瑜
不負於孤。孤不負於子瑜也。昔日子瑜在柴
桒時。孔明来吴。孤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

何不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玄德。義無二心。弟必不肯留吴。猶瑾之不往。其言是貫神明。豈肯今日降蜀。孤見子瑜可與深交。非外言可間也。正言間。忽報諸葛瑾回。權曰。孤言若何。張昭等滿面羞慚。瑾見孫權。言先主不肯通和之事。權大驚曰。若如此。則江南危矣。言未畢。堦下一人進曰。某有一計。可解此危。權視之。乃中大夫趙咨也。權曰。德度（咨字）有何良策。咨曰。主公可作一表。某願為使。赴許都去見

魏帝曹丕。陳說利害。使襲漢中。則蜀兵自然回矣。權曰。此計最善。卿此去。休失了東吳氣爲。咨曰。若有些小所失。即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而見江南之人物乎。權大喜。即寫表稱臣。幷送還于禁等。令趙咨爲使。星夜到了許都。先見太尉賈詡等。幷大小官僚。次日早朝。賈詡出班奏曰。東吳遣中大夫趙咨上表。魏帝笑曰。此欲解蜀兵也。令放入。拜伏於丹墀。百官稱賀。丕覽表已畢。遂問咨曰。吳侯乃何等

之主也。咨奏曰。乃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丕大笑。咨問曰。陛下何笑也。丕曰。朕笑卿過奬太甚也。咨曰。陛下聽臣以解之。丕曰。卿言合理。朕即准其表也。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江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以此論之。豈不爲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丕又問曰。吴侯頗知學乎。咨曰。吴侯浮

江萬艘。帶甲百万。任賢使能。志存經畧。少有
餘閑。博覽書傳歷代史籍。乃半采奇異之人。
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朕欲伐吳可
乎。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固。
丕曰。吳難魏乎。（難者懼怕也）咨曰。帶甲百萬。江漢
為池。何難之有。丕又曰。東吳如大夫者。有幾
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輩。車
載斗量。不可勝數。丕嘆曰。使於四方。不辱君
命。可謂士矣。卿可以當之耳。於是。魏帝即時

降詔。命太常卿邢貞捧冊。封孫權爲吳王。加九錫。趙咨謝恩出城。大夫劉曄諫曰。今孫權懼蜀兵之勢。故来請降。以畏敵人之勢耳。以臣之愚見。蜀吳交兵。乃天亡也。陛下可遣上將提數萬之兵渡江襲之。蜀攻其外。吾攻其內。吳國之亡。不出旬日也。吳亡則蜀豈能久存乎。願陛下察之。丕曰。孫權既以禮服朕。朕若攻之。乃失信於天下也。朕初登大位。此等詐謀。不可用之。劉曄又曰。孫權雖有雄才。乃

殘漢驃騎將軍南昌侯之職耳。官輕。則勢微。江南之民有畏中原之心。不可加以王位也。若加以王位。則去陛下一堦耳。禮秩衣冠俱相亂也。今陛下信其詐降。加其王位。賜其九錫。乃與虎添翼也。孫權君退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而內無誠心。即漸怠慢。故使陛下生怒。陛下若興兵伐之。孫權必普告江南之民。曰。孤事中國。不失臣下之禮。今無故起兵而來。必擄我人民。掠我金帛。欲得江南子

女而為妾婢矣。吳民信其言。上下同心。而戰加十倍也。令陛下若不秉危除之。後必有悔。丕曰。不然。朕不助吳。亦不扶蜀。朕居正統。安若泰山。特看吳蜀交兵。若滅了一國。只有一國。那時除之。有何難也。朕已決定。卿勿復言。劉曄羞慚而退。後人有詩曰

天數相關豈遠圖。聖明原有百靈扶。曹丕當日聽劉曄。安得江南地屬吳

魏帝不從劉曄所諫。命太常卿邢貞。同趙咨

捧執冊錫逕回東吳。却說孫權集聚多官商議解蜀兵之事。忽報魏帝封主公爲王。宜當遠接。顧雍諫曰。主公只宜自稱上將軍九州伯之位。不當受魏帝封爵。權曰。當日沛公受項羽封爲漢中王。蓋宜時也。何故推之。遂率百官出城迎接。邢貞自恃上國天使。不行下車。端坐車上。斜視吳國人物。張昭大怒。向前叫曰。汝雖是上國天使。安敢妄自尊大。以爲江南無智勇之人物乎。以爲江南無方寸之

斧刃乎。邢貞慌忙下車。與孫權相見。並車入城。忽車後一人。放聲哭曰。吾等不能奮身捨命與主公併魏吞蜀。令主公受人封爵。豈不辱乎。言訖。滚下馬来。以頭撞地而哭。邢貞聞之。嘆曰。江東有如此之士。終非久在人之下乎。貞問之。乃偏將軍徐盛也。貞遂不敢輕待。卻說。孫權受了封爵。衆文武官僚拜賀已畢。命收拾美玉。明珠。犀角。玳瑁。翡翠。孔雀。鬭鴨。鳴鷄。山雉等件。遣人賫進謝恩。張昭諫曰。貢

獻之物。莫非人情。權笑曰。利是以結人心。令貢獻之物。皆瓦石之類耳。何是惜我。衆官嘆服。卻說蜀帝先主。自白帝城逐回諸葛瑾之後。便令軍士歇馬半月。以養銳氣。細作入來奏先主曰。東吳求救於魏。魏不發兵。止封孫權為吳王。先主大喜。即傳旨進兵。隨有蠻王沙摩柯。引番兵數萬。前來助戰。又有洞溪漢將。杜路。劉寧。二枝兵到。水陸並進。聲勢震天。水路軍已出巫口。旱路軍已到秭音子歸。地名卻

說吳王孫權。雖登了王位。奈魏帝不肯援應。乃問文武曰。蜀兵勢大。當復如何。衆皆默然。權曰。前有周郎。後有魯肅呂蒙繼之。今呂蒙已亡。無人與孤分憂也。言未畢。忽班部中一少年將。奮然而出。伏地奏曰。王上養軍千日。用在一朝。王上侍臣等官僚。以國士之禮。今聞蜀兵已至。皆緘口結舌。是何理也。臣雖年幼。頗習兵書。願乞數萬之兵。以破蜀兵而擒劉備。上報王上之恩。下救生靈之苦。權大喜。

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關興斬將救張苞

出班奏者。乃吳人也。姓孫。名桓。字叔武。桓父孫河。字伯海。本姓俞氏。孫策愛之。待如親弟。賜姓孫氏。因此亦係吳王宗族。河生四子。桓乃長子。弓馬熟閑。智勇過人。常從吳王征討。累立奇功。官授武衛都尉。時年二十五歲。當時孫桓奏曰。臣身邊有大將二員。乃李異。謝旌。論此二將。有萬夫不當之勇。乞數萬之衆。

即擒劉備矣。權曰。孫姪雖勇。爭奈年劣。必得一人相助爲上將可也。忽又一人出曰。臣願與小將軍同擒劉備。衆視之。乃朱治外甥官封虎威將軍。丹陽故鄣人也。姓朱名然。字義封。權大喜。遂點水陸軍五萬。封孫桓爲左都督。朱然爲右都督。即日起兵。前哨探得蜀兵已至宜都下寨。朱然引二萬五千水軍於大江之中結營。孫桓引二萬五千馬軍。宜都界口下寨。前後分作三營。以拒蜀兵。却說。蜀將

吴班領前部先鋒之印。自出川以來所到之處望風而降。兵不曾血刃。將不用施謀。軍勢洋洋。直到宜都。探知孫桓引兵在彼下寨。即差人回報先鋒。馮習張南二人未敢擅便。飛奏大蜀皇帝。時先主已到秭歸。聞奏孫桓為將。在宜都界口拒敵。先主勃然大怒曰。量此輩小兒。安敢與朕相敵耶。帳下關興奏曰。既孫權令此子為將。安勞陛下遣大將也。臣願討之。先主曰。賢姪去走一遭。朕欲觀其壯氣。

興拜辭欲行。張苞奏曰。既安國（興字）前去討賊。臣願同行。先主曰。更得賢姪相助甚妙。此去敬謹。不可造次。倘有疎虞墮蜀軍之銳氣也。苞興二人拜辭先主。逕到軍前見了先鋒。同起大兵。漫山蔽野。分布陣勢。鼓角喧天。孫桓聽知蜀兵大至。遂拔三寨之兵。分布陣勢。兩陣對圓。桓領李異謝旌。立馬於門旗之下。見蜀營中擁出二員大將。皆銀盔銀甲白馬白旗。上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下首關興。橫青

龍偃月刀。苞大罵曰。孫桓豎子。死待臨頭。怎敢抗拒天兵耶。桓亦罵曰。量汝劉備乃販履織席小輩。焉敢妄稱帝號。汝父已作無頭之鬼。安敢引兵到此。自送命耳。苞大怒。挺鎗而出。孫桓欲迎。背後謝旌驟馬而出曰。不勞主公動意。看吾擒之。旌拍馬挺鎗與苞戰有三十餘合。旌抵敵不住。撥馬望本陣而走。苞乘虛赶来。李異見謝旌敗了。慌忙拍馬輪蘸金斧来迎。二将就陣前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

吴軍中一將潭雄見苞英勇。李異不能勝。却放一冷箭。正射中苞馬背膛。那馬負痛奔回本陣。及到門旗邊。那馬打箇前失。氣絶而死。連人帶馬倒在地上。李異見馬倒了。急向前輪起大斧。望張苞腦袋便砍。忽一道紅光閃處。李異頭已落地。原来關興見張苞馬回。却待接應。忽然人馬皆倒。李異赶上輪斧欲砍。被興舉刀斬之。救了張苞。乘勢掩殺飛奔而来孫桓見折了李異。怒怒愈加。次日。又引軍

來。張苞關興齊出。興立馬於陣前。單搦孫桓交鋒。桓大怒。拍馬揮刀與關興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張苞挺矛夾攻。桓大敗回陣。二小將追殺入營。蜀將先鋒張南馮習驅兵掩殺。苞奮勇當先殺入吳軍。正遇謝旌。旌舉止失措。被苞一矛刺於馬下。却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吳軍四散奔走。蜀將馮習等得勝收兵。只不見關興。張苞大驚曰。安國有失。吾命亦不存矣。言訖。綽鎗上馬。尋不數里。只見關

興左手提刀。右手活挾一將。苞問曰。此是何人。興笑而答曰。吾在亂軍中。正遇讐人。故生擒而来。苞視之。乃是夜来放冷箭射中馬的吳將潭雄也。苞大喜。同回本營。斬首瀝血祭了死馬。遂寫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去了。却說孫桓折了李異謝旌。并潭雄等許多將士。去了羽翼。力窮勢孤。不能抵敵。即差人求救於吳去了。却說先鋒張南與馮習曰。目今孫桓兵敗將亡。正可乘虛掩救。刼了營寨。拔去

原根。使東吳墮失銳氣。不敢拒敵矣。習曰。孫桓雖然折了許多將士。朱然水軍見今結營江上。未曾損折。今日若去劫寨。倘水軍上岸斷其歸路。我軍必自亂矣。南曰。此事至易。可教關興張苞各引五千軍伏於山谷中。如朱然不來。則休。倘或來時。左右兩軍齊出夾攻。必然殺敗矣。吳班曰。不如先使小卒詐作降兵。却將劫寨事告與朱然。然見火起。必定來救。却令伏兵擊之。則大事就矣。馮習等遂用

其計。却教關興張苞先引兵伏定。乃令小卒
行計。却說。朱然聽知孫桓折兵損將。正欲來
救。忽伏路軍引幾箇小卒上船。然問之。小卒
曰。我等皆是馮習帳下士卒。因賞罰不明。特
來投降。就報機密。然曰。有何事也。小卒曰。今
晚馮習乘虛要劫孫將軍營寨。必定放火也。
朱然聽畢。即使人報知孫桓。報事人方行半
途。被關興殺了。然就欲引兵去救。忽一將出
曰。小卒之言。未可深信。倘有疎虞。水陸二軍

盡皆休矣。將軍只宜穩守水寨。某願替將軍一行。然視之。乃部將崔禹也。遂令崔禹引一萬軍而行。是夜。馮習張南吳班分兵三路。直殺入吳寨。四面火起。吳兵大亂。尋路奔走。且說崔禹正行之間。忽見火起。急催兵前進。剛纔轉過山來。忽山谷中鼓聲大震。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兩路夾攻。吳兵進退不能。崔禹大驚。方欲奔走。正遇張苞。交馬。只一合。被苞生擒而回。此時東吳水陸二軍一齊皆休。朱然

聽知危急。將船往下水退五六十里。孫桓引敗兵逃走。桓問曰。前去何處城堅糧廣。軍士荅曰。此去正北夷陵城。可以屯兵。桓急催軍方至夷陵。後面馮習張南引兵追至。四面圍定。關興張苞等解崔禹到秭歸。來奏先主。先主大喜。傳旨就將崔禹斬之。大賞三軍。自此威風震動。江南諸將無不膽寒。却說孫桓令人求救於吳王。吳王大驚。即召文武商議曰。今孫桓受困於夷陵。朱然大敗於江中。蜀兵

勢大。如之奈何。張昭奏曰。今諸將雖有歸世者。此時程普黃蓋蔣欽皆已病亡尚還有十餘人。何慮於劉備耳。可命韓當為正將。周泰為副將。潘璋為先鋒。凌統為合後。甘寧為救應使。起兵十萬拒之。何礙。權依所奏。即命諸將速行。此時甘寧已患痢疾。不得已而率之。卻說。先主於巫峽建平起。直接夷陵界分七十餘里。結連四十餘寨。見關興張苞屢立大功。命近臣以御酒賞勞。先主喟然嘆曰。昔日從朕諸將皆老

邁無用矣。復有二姪如此英勇。朕何慮孫權乎。正言間。忽報韓當周泰領兵來到。先主便欲遣將。近臣奏曰。老將黃忠引五六人投東吳去了。先主笑曰。黃漢升非反叛之人也。因朕失口。誤言老者皆無用。此人必不服老。故奮力而去相持矣。即召關興張苞曰。黃漢升此去。必然有失。賢姪休辭勞困。可去相助。畧有微功。便可令回。勿使有失。二小將拜辭先主。奮然上馬。引本部軍來助黃忠。未知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劉先主猇亭大戰 猇音梟

却說虎威後將軍黃忠。於章武二年春正月。隨先主伐吳。忽聞先主所言。老將皆無用。激起英雄之氣。即提刀上馬。引親隨五六人逕到夷陵營中。馮習張南接入。問曰。老將軍此來必有故也。忠曰。吾自長沙跟天子到今。多負勤勞。未嘗有虧於吾。吾今年雖七旬有餘。尚食肉十斤。臂開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馬。

何為老矣。昨日主上言道吾等老而無用。故来此處與東吳交鋒。看吾斬將。老也不老。正言間。忽報吳兵前部已到。哨馬臨營。忠奮然而起。出帳上馬。馮習等勸曰。老將軍且休輕進。忠不聽。縱馬而去。馮習令吳班領兵助戰。忠在吳軍陣前。勒馬橫刀單搦先鋒潘璋交戰。璋引兵来迎。璋手將史蹟欺忠年老。挺鎗来戰。鬪不三合。被忠一刀斬於馬下。潘璋大怒。揮關公使的青龍刀。来戰黃忠。交馬數合。

不分勝負。忠奮力惡戰。璋料敵不過。撥馬便走。忠乘虛追殺。吳班領兵助戰。全勝而回。路逢關興張苞。興曰。我等奉聖旨教來助老將軍。既以立了功。速請回營。忠不聽。次日潘璋又來搦戰。興苞二人要與助戰。忠不從。吳班要與助戰。忠亦不從。却自引五千兵出迎。戰不數合。璋拖刀便走。忠縱馬追之。厲聲大叫曰。吾與關公報讐。休得走也。追至三十餘里。四面喊聲大震。伏兵齊出。右邊周泰。左邊韓

當。前有潘璋。後有凌統。把黃忠困在垓心。忽然狂風大起。忠心慌。急退時。山坡上馬忠引一軍出。黃忠被困。不能抵當。被馬忠一箭射中肩窩。險些兒落馬。吳兵見忠中箭力危。却一齊來攻。後面喊聲大起。兩路軍殺來。吳兵潰散。救出黃忠。乃是關興張苞也。二小將保送黃忠逕到御前營中。忠年老血衰。箭瘡痛苦。命在旦夕。先主御駕自來看視。撫其臂曰。令老將軍中傷。朕之過矣。忠曰。臣乃一武夫

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壽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龍體。以圖中原。言訖。不省人事。是夜殞於御營。史官有廟讚詩曰

老將說黃忠。收川立大功。重披金鎖甲。雙挽鐵胎弓。戰斬驚曹操。流芳鎮蜀中。臨亡頭似雪。猶自顯威風

贊曰。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於時之幹

先主見黃忠氣絕。哀傷不已。具棺槨。勑葬於

成都。先主嘆曰。五虎大將已亡三人。朕尚不能復讐。深可痛哉。先主引御林軍直至猇亭。大會諸將。水陸俱進。水路令黃權領兵。先主自率大軍於旱路進發。馬良等皆諫不聽。時章武二年十二月中旬。先主分兵八路。來取猇亭。韓當周泰聽知御駕來征。自引兵出迎。兩陣對圓。韓當周泰出馬。只見蜀營門旗開處。先主自出。黃羅銷金傘蓋。左右白旄黃鉞。金銀旌節。前後圍遶。韓當大叫曰。陛下今爲蜀

主。何自輕出。倘有踈虞。悔之何及。先主遥指罵曰。汝等吴狗。傷朕手足。誓不同天地共日月也。若還早降。免其死罪。韓當回顧衆將曰。誰敢衝突蜀兵乎。言未盡。手將夏恂挺鎗出馬。先主背後張苞挺丈八矛縱馬而出。大喝一聲。直取夏恂。恂見苞聲若巨雷。天生豪傑。殺氣冲天。心中驚懼。恰待要走。周泰弟周平。見恂抵敵不住。平揮刀驟馬而来。關興見了。躍馬提刀来迎。張苞大喝一聲。一矛刺夏恂

於馬下。周平大驚。措手不及。被關興一刀斬之。二小將便取韓周。韓周慌退入陣。先主見之。嘆曰。虎父無犬子也。用御鞭一指。蜀兵掩殺將來。吳兵大敗。那八路兵勢若泰山。殺的那吳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却說甘寧正在船中染病。聽知蜀兵大至。火急上馬時。一庬蠻兵驟至。人皆被髮跣足。或使弓弩長鎗。傍牌刀斧。為首乃是胡王沙摩柯。生得面如噀血。碧眼突出。使一箇鐵蒺藜骨朶。腰帶兩張

兮。威風抖擻。甘寧見其勢大。不敢交鋒。撥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中盔項。帶箭而走。到於富池口。坐在大樹之下而死。樹上羣鴉數百。以遶其屍。吳王葬之。立廟祭祀。至今富池口有甘寧廟往來客商祭祀極靈有神鴉迎送客一程乃是神人感應也後人有廟讚

詩曰

巴郡甘興霸。長江錦幔舟。關公不敢渡。曹操鎮常憂。刼寨將輕騎。驅兵飲巨甌。神鴉靈顯聖。香火永千秋

却說。先主全獲大功。遂得猇亭。吳兵各自四散逃走。先主收兵。諸將上功。只不見關興。先主慌令張苞等。四面跟尋。原來關興殺入吳陣。正遇讎人潘璋。驟馬趕來。璋大驚。奔入山谷內。不知所往。興尋思。只在山裏。往來尋覓不見。看看天晚。迷踪失路。幸得星月有光。追至山僻之間。時有二更。到一庄上。下馬擊門。忽一老夫出而問之。興曰。吾是戰將。失迷到此。求一飯充饑。老夫引入。興見一神堂。內點

着明燈。中間繪畫關公神像。興哭而拜之。老夫問曰。將軍如何哭也。興曰。此吾父也。老夫便拜。興問曰。何故供養吾父。老夫答曰。此間皆是尊神地方。在生之日。家家侍奉。何況今日為神乎。老夫只望蜀兵早早報讐。今將軍到此。百姓有福矣。置酒食待之。卸鞍喂馬。約有三更已後。忽門外又一人擊戶。老夫出而問之。乃吳將潘璋。亦來投宿。恰入草堂。關興見之。按劍在手。大喝曰。反賊休走。璋回身便

出。忽門外一人。面如重棗。丹鳳眼。卧蚕眉。飄三縷美髯。綠袍金鎧。按劍而入。璋見是關公顯聖。便大叫一聲。神魂驚散。轉身回時。被興一劍斬之。取心瀝血。到神堂祭祀。興得了父親的青龍偃月刀。却將潘璋首級拴於馬項之下。辭了老夫。就騎了潘璋的馬。望本營而来。於是老夫將璋屍首拖出燒埋。關興行無數里。忽聽得人言馬嘶。一彪軍来到。為首將乃潘璋部將馬忠也。忠見興殺了主將潘璋。

將首級拴於馬項之下。青龍刀又被興得了。忠見之。勃然大怒。縱馬來取關興。興見馬忠是害父讎人。氣沖牛斗。舉青龍刀望忠便砍。忠閃過。敗走。部下三百軍吽曰。將軍休走。我等併力擊之。馬忠撥回馬來。衆軍一聲喊起。將關興圍在垓心。興力孤。不能展轉。忽見西北上一彪軍殺來。乃是張苞跟尋關興也。馬忠見得救兵到來。慌忙自退。關興張苞。二處趕來。趕不數里。前面糜芳傅士仁引兵來尋

馬忠。兩軍相合。混戰一處。背後凌統又引一軍来到。苞興二人兵少。慌忙徹退。回至猇亭。来見先主。獻上首級。具言此事。先主驚異。賞犒三軍。却說。馬忠回見韓當周泰。收聚敗兵。各分頭守把。軍士中傷者。不計其數。馬忠帶糜芳傅士仁於江渚屯劄。當夜三更。軍士皆哭聲不止。糜芳暗聽之。衆軍言曰。我等皆是荆州之兵。被呂蒙詭計。送了主公性命。令劉皇帝御駕親征。東吳早晚休矣。所恨者糜芳

傅士仁也。我等何不殺此二賊。去獻天子。功勞不小也。衆言曰。不要性急。等箇空兒便就下手。糜芳聽畢。大驚。遂與傅士仁商議曰。軍心變動。我二人性命難保。劉先主所恨者。馬忠也。何不殺了他。將首級去獻先主。告稱我等不得已而降之。今知御駕前來。特地詣營請罪。仁曰。不可。去必有禍。芳曰。先主寬仁厚德。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先主但念我國戚之情。必不肯加害。二人計較已定。先備了

馬。三更入帳刺殺馬忠。將首級割了。二人帶數十騎。逕投猇亭而來。伏路軍人先引見張南馮習。具說其事。次日。到御營中來見先主。獻上馬忠首級。哭告於前曰。臣等實無反心。被呂蒙詭計。稱言關公已亡。賺開城門。臣等不得已而降之。今聞聖駕前來。特殺此賊。以雪陛下之恨。臣等伏俟請罪。先主大怒曰。朕自離成都許多時。你兩箇如何不來請罪。今日勢危。故來巧言令色。欲全其身。朕若饒你。

至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而見關公乎。言訖令關興在御營中設關公靈位。先主親捧馬忠首級。詣前祭祀。哀傷甚切。又令關興將糜芳傅士仁剝去衣服。跪於靈前。親自用刀剮之。以祭關公。忽張苞上帳哭拜於地曰。二伯父讎人。皆已誅戮。臣父冤仇。何日報之。先主曰。賢姪勿憂。朕當土平江南。殺盡吳狗。務擒二賊。與你親自醢之。以祭你父。你父英靈知朕心也。苞泣謝而退。此時。先主威聲大振。江南

之人盡皆膽裂。日夜號哭。韓當周泰大驚。急奏吳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殺了馬忠。去歸蜀帝。亦被醢之。孫權心怯。遂聚文武商議。步隲奏曰。先主所恨者。乃呂蒙潘璋馬忠糜芳傅士仁也。廢關公皆此數人。今盡亡矣。獨有范強張達二人。今乃刺張飛之輩。見在東吳。何不擒此二人。并飛首級。遣使送還。及交與荊州。送歸夫人。上表求和。再會前情。共圖滅魏。平分天下。有何不可。若如此行之。則蜀兵自退

矣。權從其言。遂具沉香木匣盛貯飛首。叱武士擒下范強張達。因於檻車之內。令程秉爲使。賫國書望猇亭而來。却說先主欲發兵前進。忽近臣奏曰。東吳遣使送張車騎之首。并因范強張達二賊至矣。先主兩手加額曰。此天之所賜。亦由三弟之靈也。即令張苞設飛靈位。先主自祭。見飛首在匣中面不改色。先主哀傷甚切。張苞自仗利刀。將范強張達萬剮凌遲。祭父之靈。後人有詩曰

范強張達是讎人。更有糜芳傅士仁。天理
　昭然還受報。猇亭分剮祭靈神
先主令張苞剮了范張二賊祭了張飛。怒氣
不息。定要滅吳。馬良奏曰。讎人盡戮。其恨可
雪矣。吳大夫程秉到此。欲還荆州。再進夫人。
永結親情之好。共圖滅魏。以分天下。伏候聖
旨。先主大怒曰。朕切齒讎人。乃孫權也。今若
與和。負二弟當日之盟也。今先滅吳。次却收
魏。一統天下。效光武之中興。是所願也。朕欲

斬來使以絶吳情。多官苦告方免。程秉抱頭鼠竄。回奏吳王。曰。蜀不從講和。搢欲滅吳伐魏。恢復漢室。衆臣皆諫。堅執不聽。權大驚。舉手失措。忽階下一人奏曰。見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衆視之。乃闞澤也。權曰。德潤是知其才。乃是何人也。當日闞澤舉薦之人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陸遜定計破蜀兵

却說。闞澤奏曰。昔日東吳大事。全在周郎。次

後魯子敬代之。子敬亡後。決於呂子明。今子明雖卒。見有陸伯言。在於荆州。此人名雖儒生。是有雄才大畧。以臣論之。不在周郎之下。前破關公。皆伯言之謀也。王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如其有失。臣請先納其頭。權曰。非德潤之言。孤幾誤大事也。即令去召陸遜。張昭奏曰。陸遜乃一書生耳。非劉備之敵手也。切不可用之。顧雍亦曰。陸遜年幼。才踈。德薄。恐諸公不服。若不服。則生禍亂。必悮於大王也。

步隲亦曰。遜只可在於別郡聽使令而已。若托以大事非其宜也。闞澤大呼曰。若不用陸伯言則東吳休矣。臣願將全家以保之。權曰。孤亦知陸伯言乃奇才也。孤當托之。澤曰。大王若不付以重任。其才不能盡展也。權曰。然。於是召陸遜。遜至。遜本名陸議。後改名遜。字伯言。乃吳郡吳人也。漢城門校尉陸紆音迂之孫。九江都尉陸駿之子。身長八尺。面如美玉。體似凝酥。官領鎮西將軍。遜叅拜吳王。權曰。今

蜀兵臨境。孤命卿總督軍馬。以破劉備如何。遜曰。江東文武。皆大王故舊之臣。臣年劣無才。安能制之。權曰。闞德潤以全家保卿。去破劉備。孤亦素知其才。今拜卿為大都督。卿勿推辭。遜曰。倘文武不服。何如。權取所佩劍與之曰。如有不聽號令者。先斬後奏。遜曰。臣受恩久矣。故不敢辭。大王來日。當聚多官以賜之。闞澤奏曰。古之命將。必當築臺會衆。捧白旄黃鉞。印綬兵符。囑云。閫之內。寡人主之。閫

之外。將軍制之。然後名正言順。事必成矣。大王宜遵此理。擇日築壇。拜伯言為大都督。假節鉞。則衆人自然服矣。權從之。命人連夜築壇完備。大會百官。請陸遜登壇。拜為大都督。假節。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賜以寶劍印綬。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荊楚諸路軍馬。吳王囑之曰。閫之內。孤主之。閫之外。將軍制之。先斬後奏。遜領命下壇。令徐盛丁奉為護衛。即日起行。比及陸遜出師。早調諸路軍馬

水陸並進。有文書先到於邊庭。具言此事。韓當周泰大驚。曰。主上如何以小書生總兵也。不時遜至。衆皆不服。遜陞帳議事。只得衆賀。遜曰。王上命吾爲大將以破蜀兵。軍有常法。公等各宜遵守。違者。王法無親。勿令自悔。衆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東將軍孫桓。乃主上小姪。見困於夷陵城中。內無糧草。外無救兵。請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孫桓以安主上之心也。吾料此行。非都督大衆不能解之。遜曰。吾

素知孫安東深得軍心。必能堅守。不必救之。待吾破蜀畢。彼自出矣。衆皆暗笑而退。韓當與周泰曰。命此孺子為將。東吳休矣。公見彼所行乎。泰曰。吾故以言試之。早無一計。安能破蜀也。次日。陸遜傳下號令。教諸將各處關防牢守隘口。不許輕敵。衆皆笑其懦。不依堅守。次日。陸遜陞帳。喚諸將曰。吾欽承王命總督諸軍。昨已三令五申。令汝等各處堅守。俱不遵吾令。何也。韓當曰。吾自從破虜將軍平

定江南。經數百戰矣。其諸將或從討逆將軍。或從當今大王。皆是披堅執銳。出生入死之士也。今主上命汝爲大都督。令退蜀兵。可早定計。調撥軍馬。分投征戰。以圖大事。今卻令堅守。以待天自殺賊。乃無謀之甚也。吾非貪生怕死之人。使我等墮其銳氣。是何理也。言訖。帳下諸將皆應聲而言曰。韓將軍之言是也。吾等情願決一死戰。陸遜聽畢。掣劍在手。而言曰。劉備威震天下。曹操尚且懼怕。今入

東吳境內。實非容易之敵也。汝等諸將。皆荷國恩。當相和順。共破蜀兵。以報王上。吾今自有妙算。非汝等所能知也。汝等各不相順而違軍令。是何道理。僕雖一介書生。今蒙王上托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負重故也。汝各守隘口。牢把險要。不許妄動。如違令者。皆斬。各宜退去。再勿復言。衆皆憤恨而去。却說。先主自猇亭擺布軍馬直至川口。接連七百里。前後四十營寨。夜則火光耀天。晝

則旌旗蔽日。忽然細作人報。說東吳用陸遜爲大都督。總制軍馬。遜令諸將各守險要不出。先主問曰。陸遜何等之人也。馬良奏曰。遜乃江東一書生。年幼多才。深有謀畧。前襲荊州者。皆此人之詭計也。先主大怒曰。竪子之謀。損朕二弟。何不早說也。便要進兵。馬良諫曰。陸遜之才。不亞周郎。未可輕敵也。先主曰。朕用兵老矣。今反不如一黃口孺子耶。尔勿多疑。看朕擒之。先主親領前軍。攻打諸處關

津隘口。韓當見先主兵來。差人報知陸遜。遜恐韓當妄動。急飛馬而來。正見韓當立馬於山上。遥望蜀兵漫山遍野而來。軍中隱隱有黄羅蓋傘。當欲奮勇下山擊之。忽遜至。並馬而觀。知是先主。當指之曰。軍中必有先主也。吾欲擊之。遜曰。劉備舉兵東下。連勝十餘陣。鋭氣正盛。可宜乘高守險。不可輕出。出則不利。損吴大利。非小故也。今但奬勵將士。廣布守禦之策。以觀其變。今彼馳騁於平原曠野

之間。正得其志。其求戰不得。必移屯於山林樹木間。此時吾當用其計也。將軍宜忍風火之性。以圖安國之計也。韓當面雖應允。心中只是不服。却說先主使前隊搦戰。辱罵百端。遜令塞耳休聽。不許出迎。遂親自遍歷諸關隘口。撫慰將士。皆令堅守。先主見吳軍不出。心在御營中心焦不悅。馬良奏曰。陸遜雖是書生。深有謀畧。今陛下提兵遠來。攻戰自春歷夏。彼之不出。必待我軍之變也。願陛下詳之。

先主曰。彼有何謀。但怯敵耳。向者數敗。今安敢再出。先鋒馮習奏曰。即目炎天。軍屯於赤火之中。取水稍遠。深為不便。先主命各營皆移於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澗。待過夏到秋。併力進兵。馮習遂傳聖旨。令諸寨皆移於林木陰密之處。馬良奏曰。若軍一動。倘吳兵驟至。如之奈何。先主曰。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近吳寨於平地屯住。朕親選八千精兵伏於山谷之中。若陸遜知朕移營。必出攻擊。却令

吳班詐敗。遜若追赶。朕引兵突出。斷其歸路。擒此孺子。江南一鼓而下矣。文武皆賀曰。陛下神機。陸遜安能及也。馬良曰。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看各處隘口。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將各營移居之地畫成圖本。問於丞相。可乎。先主曰。朕素知兵法。又何問之。良曰。兼聽則明。偏聽則蔽。聖人之言也。先主曰。卿可自去各營畫成四至八道圖本。親去東川去問丞相。如有不便。可急來報知。馬良領命而

去。於是。蜀兵移於林木陰密處所避暑。早有細作報知韓當周泰。韓周二人聽得此事。來見陸遜。曰。目今蜀兵四十餘營皆移於山林密處。依溪傍澗以就其水。都督可乘虛擊之。遜聽其言。即起兵來擊。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先主夜走白帝城

章武二年。夏。六月。天氣亢炎無雨。韓當周泰探知先主傳旨令蜀軍移營以避暑就涼。急

來報知陸遜。遜大喜。遂引兵先來觀看動靜。只見平地一屯。不及萬餘。太半皆是老弱之衆。中軍大書先鋒吳班旗號。周泰曰。吾視此等之兵。如兒戲耳。言訖。乃與陸遜曰。吾願同韓將軍分兩路兵擊之。如其不勝者。斬遜觀看良久。以鞭指之曰。隱隱前面山谷中殺氣沖日而出。其下必有伏兵也。故平地設吳班之兵。乃誘敵耳。諸公切不可出。只三日之內。山谷中之兵必然出矣。衆將聽畢。皆以為懦。

各守隘口去訖。次日。吳班引軍到關前搦戰。耀武揚威大叫。辱罵不絕。多有解衣卸甲。赤身裸體。或睡。或坐。徐盛。丁奉入帳來請陸遜曰。蜀兵欺辱至甚。某等願出擊之。遜笑曰。汝等但知血氣之勇耳。豈知孫吳玄妙處。汝等後日必見其詐也。徐盛曰。三日移營已定。安能擊之矣。遜曰。吾正欲令彼移營也。諸將哂笑而退。過三日後。會諸將於關上看之。見吳班兵退去。遜指之曰。殺氣起矣。劉備必從山

谷中出也。言訖。只見八千精兵皆全裝慣束。擁先主而過。吳兵見之。盡皆膽裂。遜曰。吾之不聽諸公擊班者。正爲此計也。今伏兵已出。旬日之内。將破蜀矣。諸將皆曰。破蜀當在初。今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諸公不知兵法。備乃世之梟雄。更多思慮。其兵始集。法度精專。今守之久矣。不得我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諸將方纔嘆服。後

人有詩曰
坐帳談兵按六韜。安排香餌釣鯨鰲。三分
自是多英俊。又顯江南陸遜高
却說陸遜已決了破蜀之策。遂修箋遣使奏
於吳王。箋曰
切以夷陵要害之地。乃國家之關防也。雖
為易得。亦復易失。若一夫之。非損一郡之
地。則荊州可憂矣。臣今日爭之。必令事諧。
劉備干冒天常。不守窟穴。而自送死。臣雖

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敵在於即令。論備於前後。多敗少成。不足為憂。臣初疑水陸俱進。令棄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良策。伏願至尊高枕無憂。指日報勝捷也。臣陸遜百拜

吳王覽畢。大喜曰。江東復有此異人。孤何憂哉。諸將皆上書盡言其懦。孤獨不信。今觀斯言。真妙論也。於是大起吳兵來接應。卻說先主於猇亭盡驅水軍順流而下。沿江屯劄水

寨。深入吳境。黃權諫曰。水軍沿江而下。進則容易。退則實難。臣願爲前驅以當其寇。陛下宜在後陣。此則萬無一失也。先主曰。旣吳賊膽落。朕長驅大進。有何礙乎。今遷延歲月。何日成功耶。衆官苦諫。先主不從。遂分兵兩路。命黃權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寇。先主自督江南諸軍。夾江分枝結營以圖進取。細作探知連夜報入許都來。近臣入內奏知魏主。曰。今蜀兵樹柵連營。縱橫七百餘里。分四十餘屯。

皆傍山林下寨。今黄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餘里。不知何意。魏主聞之。仰面笑曰。劉備死限至矣。羣臣請問其故。魏主曰。劉玄德不曉兵法也。豈有七百里營寨而可拒敵乎。包原隰音洗險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玄德必遭東吳陸遜之手。朕故知其死也。旬日之內。必消息至矣。羣臣猶未信。皆請撥兵備之。魏主曰。陸遜若勝。必盡舉吳兵去取西川矣。吳兵遠去。國中空虛。朕虛托以兵助戰

令三路一齊進兵東吳唾手而可取也。衆賀曰神妙之算。魏主下有命曹仁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取洞口。曹真督一軍出南郡。三路軍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後自來接應。調遣已定。不說魏兵襲吳。且說馬良至東川見孔明。呈上圖本。而言曰。令移營夾江橫占七百里。下四十餘屯。皆依溪傍澗林木茂盛之處。陛下令良將圖本來與丞相看之。孔明觀訖。拍案叫苦。曰。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

寨。可斬此人。馬良曰。皆主上自爲。非他人之謀。孔明嘆曰。漢朝氣數休矣。良問其故。孔明曰。包原。隰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大忌。倘或舉火。何以解之。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以拒敵乎。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正爲此也。汝當速去。以諫天子改屯諸營。不可如此。若遂遠則難以救應。良曰。倘吳兵取勝。如之奈何。孔明曰。陸遜不敢來追也。成都無虞。良曰。遜何故不追。孔明曰。恐魏兵襲之。主上若有

失當投白帝城避之。吾入川時已伏下十萬兵在魚腹浦也。陸遜若來。吾必擒之。良大驚曰。其於魚腹浦往来數次。未嘗見一卒。丞相何故詐也。孔明曰。後來必見。不勞多問。馬良求了表章。火速投御營前来。孔明復回成都。令軍救應。却說陸遜見蜀兵懈怠。不復隄防。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吾自受命以来。未嘗出戰。令觀蜀兵。足知動靜。今欲先取江岸一營。誰敢去取。言未盡。韓當。周泰。凌統等。

應聲而言曰。某等願往。遜教皆退不用。獨喚堦前末將淳于丹。曰。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營。蜀將傅彤所守。今晚就要成功。吾自提兵救應。淳于丹引兵去了。又喚徐盛丁奉。曰。汝等各領兵三千。屯於寨外五里。如淳于丹敗回。有兵趕來。當以救之。却不可趕去。二將受令。引軍去了。却說淳于丹領軍。黃昏時分而進。到蜀寨前。時已三更之後。丹令鼓譟而入。蜀營內一彪軍出。為首蜀將傅彤。挺

鎗出馬。直取淳于丹。丹敵不住。撥馬而走。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趙融。丹奪路而走。折軍太半。正走之間。山後一彪蠻兵攔住。為首番王沙摩柯。丹死戰得脫。止剩百餘騎敗殘兵而逃。背後三路軍赶來。比及離營五里。吳將徐盛。丁奉。二人兩下殺來。蜀兵退去。救了淳于丹回營。丹帶箭入見陸遜請罪。遜曰。非汝之過也。吾欲試敵人之虛實耳。破蜀之法。吾自曉矣。徐盛丁奉曰。蜀

兵勢大。難以破之。似此論之。空殺兵耳。遂笑曰。吾這計策。但瞞不過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吾成大功也。遂集大小將士聽令。使朱然於水路進兵。來日午後東南風大作。用船裝載茅草。依計而行，韓當引一軍攻江北岸。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每人手執茅草一束。内藏硫黃焰硝。各帶火種。各執鎗刀。一齊而上。但到蜀營。順風舉火。蜀兵四十屯。只燒二十屯。每間一屯而燒一屯也。各軍預帶乾

糧。不許輒退。晝夜追襲。只擒了劉備。方止。衆
將聽了軍令。各受計而去。却說先主正在御
營尋思破吳之計。忽見帳前中軍旗旛無風
自倒。先主問程畿曰。此爲何兆。畿曰。今夜莫
非吳兵刼營也。先主曰。昨夜殺盡。安敢再來。
畿曰。倘是陸遜試敵耳。先主不信。忽報說山
上遠遠望見吳兵盡沿山望東去了。先主曰。
此是疑兵。皆令休動。命關興張苞。各引五百
騎出巡。黃昏時分。關興回奏曰。江北營中火

起。先主教再探去。張苞亦回奏曰。南邊營內火起。先主聽畢。令關興親往江北。張苞親往江南。各看虛實。倘吳兵到時。可急回報。二將領命去了。初更時分。東南風驟起。只見御營左屯火發。方欲救時。御營右屯火起。風緊火急。樹木皆着。喊聲大震。兩屯軍馬齊出奔離。御營中御林軍自相踐踏。死者無數。後面吳兵殺到。又不知多少軍馬。先主急上馬去奔先鋒馮習營時。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江南

江北。照耀如同白日。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正逢吳將徐盛軍到圍住馮習。亂箭射死。徐盛引軍來追先主。卻說先主見火遍起。往西奔走。為首一軍攔住。是吳將丁奉。急欲回時。後面徐盛追至。兩下夾攻。先主大驚四面無路。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重圍。乃是張苞。救了先主。引御林軍奔走。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又到。張苞出迎。乃是蜀將傅彤。合兵一處而行。背後吳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

名為馬鞍山。張苞傅彤請先主上的山時。山下喊聲又起。乃是陸遜大隊人馬早將馬鞍山圍住。先主在山上。令張苞傅彤死據山口先主遙望遍野火光不絕。死屍重疊。塞江而下。次日。吳兵愈加。四下放火燒山。軍士亂竄。先主驚慌。忽然火光中一將引數騎殺上山來。先主視之。乃是關興。興伏地請曰。四下火光逼近。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先主曰。誰敢斷後。傅彤奏曰。臣願以

死當之。當日黃昏。關興在前。張苞在後。留傅彤斷後。保着先主殺下山來。吳兵見先主奔走。皆要爭功。各引大軍遮天蓋地。往西追趕。先主令軍士盡脫袍鎧塞道而焚。以斷後軍。正行之間。喊聲大震。吳將朱然引一軍從江岸上殺來。截住去路。先主叫曰。朕死於此處矣。關興張苞驟馬衝突。被亂箭射回。各帶重傷。不能殺出。背後喊聲又起。陸遜引大軍從山谷中殺來。先主正慌急之間。只見前面喊

聲大震。朱然軍紛紛落澗。滚滚投岩。一庵軍殺入。前来救駕。先主聽知大喜。曰。朕復生矣。畢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八陣圖石伏陸遜

救駕者。乃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官授虎威將軍。此時趙雲在川中江州。聽知吳蜀交兵。遂引軍出。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雲心驚。遠遠探視。不想先主遭困。雲奮勇衝殺而来。陸遜聞是子龍。令軍退去。雲正殺

之間。偶遇朱然。一鎗刺然於馬下。殺散吳兵。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先主曰。朕今得脫矣。手下將士如何。雲曰。敵軍在後。不可久遲。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復来救之。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後人讚陸遜詩曰

陸遜運良籌。能分吳國憂。揮毫關將墮。焚鎧蜀王羞。功業昭千載。聲名播九州。至今巫峽地。草木尚添愁

又詩曰

持矛舉火破連營。玄德窮奔白帝城。一旦

威名驚蜀魏。吳王寧不敬書生

却說。傅彤斷後。被吳兵八面圍住。丁奉大叫曰。川將死者無數。降者極多。汝主劉備已被擒捉。解將去了。今汝力窮勢孤。何不早降。傅彤叱之曰。吾乃漢將。安肯降吳狗乎。言訖。忿怒越加。挺矛縱馬。率蜀軍奮力惡戰。不下百餘合。往來衝突。不能得脫。彤長嘆曰。吾今休

矣。言訖。口中吐血。死於吳軍之中。後人讚傅彤詩曰

彝陵吳蜀大交兵。陸遜施謀用火焚。至死猶然罵吳狗。傅彤真乃漢將軍

蜀祭酒程畿。匹馬奔到江邊。教蜀水軍赴敵。時有吳兵隨後驟至。水軍四散。畿部下將叫曰。程祭酒快上馬走罷。吳兵至矣。畿怒曰。吾自從主上出軍。未嘗赴敵而逃。言未畢。吳兵驟至。四下無路。畿拔劍自刎。後人有詩讚曰。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
單夫隻役。隕命於軍

時有先鋒張南。久圍夷陵城。忽馮習到。言蜀兵敗。遂引軍來救先主。孫桓方纔得脫。張馮二將正行之間。前面吳兵殺來。背後孫桓從夷陵城殺出。兩下夾攻。張南馮習奮力衝突不能得脫。死於亂軍之中。後人有詩讚曰。

休元輕寇。捐軀致害。文進奮身。同此顛沛。
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休元乃馮習之字 文進乃張南之字

時有蠻王沙摩柯。匹馬奔走。正逢周泰。交戰十合。被泰斬之。蜀將杜路。劉甯。盡皆降吳。蜀營一應糧草器仗寸尺不存。蜀將川兵。降者無數。趙雲恐車駕有失。引本部軍保護入白帝城。却說陸遜大獲全功。引得勝之兵直往西追襲。前離夔關不遠。遜在馬上。看見前面臨山傍江。一陣殺氣沖天而起。遂勒馬回顧衆將曰。前面必有埋伏。三軍不可進矣。即倒退十餘里。於地勢空闊去處擺成陣勢。以禦

敵軍。即差哨馬前去探視。回報曰。無軍屯在此。遜不信。遂下馬登高望之。殺氣復起。遜再令人仔細觀之。回報曰。一騎之跡也無。遜見日將西沉。殺氣越加。心中猶豫。又令人探之。回報曰。江邊止有亂石八九十堆。並無人馬。遜大疑。尋土人問之。須臾引數十人到。遜問曰。亂石作堆者何也。土人曰。此石乃諸葛丞相入川之時。驅兵到此。取石排成陣勢。乃於沙灘之上。常常有氣如雲。從內而起。此處地

名。漁腹浦也。陸遜聽罷。上馬引數十騎来看石陣。立馬於山坡之上。但見四面八方。皆有門有戶。遜笑曰。此乃惑軍之術也。有何益焉。遂引縱騎下山坡来。直入石陣觀看。部將曰。日暮矣。請都督早回。遜方要出陣。忽然狂風大作。飛砂走石。遮天蓋地。但見怪石嵯峨。槎枒似劒。橫沙立土。重疊如墻。江聲浪湧。有如劒鼓之聲。遜大驚曰。吾中諸葛亮之計也。急欲回時。無路可出。正驚疑之間。忽見一老人

立於馬前。笑曰。將軍欲出此陣乎。遜曰。願老者引出之。老人策杖徐徐而行。逕出石陣。並無所礙。送至山坡之上。遜問曰。老者何人也。老人答曰。老夫。乃黃承彥也。昔小婿諸葛孔明入川之時。於此布下石陣。名八陣圖。反復八門。按遁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每日每時。變化無窮。可比十萬之精兵也。臨去之時曾分付老夫道。後有東吳大將迷於陣中。莫引而出之。老夫隱於此山。專學道義。却纔在於

山岩之上。忽見將軍從死門而入。料想不識此陣。必然迷矣。老夫不忍。特自生門引出也。遜曰。公曾學否。黃承彥曰。變化無窮。不能學也。遜慌忙下馬拜謝而回。左右問曰。此人何不殺之。陸遜曰。此仁者之人也。後人讚入陣圖詩曰

孔明施妙用。布陣向沙堤。未許桓温識。先教陸遜迷。江聲喧鼓角。山氣吐雲霓。廟貌今猶在。應須萬古題

宋賢晁堯臣有賦八陣圖詩曰

恠石成堆抵萬軍。孔明布陣在江濱。四頭八尾分形勢。三畧六韜驚鬼神。天地風雲生變化。鳥蛇龍虎按經綸。歷觀自古行兵者。妙策如公有幾人

杜工部讚八陣圖詩曰

功盖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欲吞吳

陸遜嘆曰。諸葛孔明真卧龍也。吾不及之。於

是下令便教班師還吳。左右曰。劉備兵敗勢窮。困守一城。正好乘勢而擊之。今見石陣而退。何也。遜曰。吾非懼石陣而退兵也。吾料魏主曹丕。姦詐多出。與父無異。今知我勝。必然追襲。若深入西川。急難退矣。吾恐彼乘虛而襲我根本。故勒兵回。遂令一將斷後。遜率大軍而回。退兵未及二日。三處人來飛報。魏兵曹仁出濡須。曹休出洞口。曹真出南郡。三路軍馬數十萬。星夜至境。未知何意。遜笑曰。不

出吾之所料也。吾已令兵拒之。不足憂也。諸將拜伏曰。都督真神機妙筭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白帝城先主託孤

章武二年夏六月。東吳陸遜大破蜀兵於猇亭夷陵之地。先主在馬鞍山陳兵自守。遜四面火攻。先主夜奔白帝城。焚鎧斷後。逐到白帝城。趙雲引兵據守。忽然馬良至。見大軍已敗。懊悔不及。將孔明之言奏知先主。先主嘆

曰。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敗。朕有何面目回成都而見羣臣耶。就白帝城駐劄。將館驛改為永安宮。先主聽知馮習張南傅彤程畿沙摩柯等皆歿於王事。傷感不已。又近臣奏曰。黃權引江北之兵降魏去了。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先主嘆曰。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欲歸無路。不得已而降之。朕負於權。權不負於朕也。何必問罪於家屬执權之妻子。仍給祿米以養之。却說黃權引

兵降魏。諸將引見魏主曹丕。丕曰。卿今降朕欲追慕於陳韓也。權泣而奏曰。臣受蜀帝之恩。殊遇甚厚。令臣督諸軍於江北。被陸遜絕斷。臣降吳不可。歸蜀無路。却來歸降於陛下。敗軍之將。免死為幸。安敢追慕於古人也。丕大喜。遂拜黃權為鎮南將軍。權堅辭不受。忽近臣奏曰。有細作人自蜀中來。說先主將黃權家屬盡皆誅戮。權曰。臣與先主推誠相信。足知臣之本心。必不肯殺臣之家小也。丕然

之。遂問賈詡曰。朕欲一統天下。先取蜀乎。先取吳乎。詡曰。劉備雄才。更兼諸葛亮善能治國。東吳孫權不識虛實。陸遜見屯兵於險要隔江泛湖。皆難卒謀。以臣觀之。諸將之內皆無劉備孫權之對手。雖然陛下天威臨之。亦未見萬全之勢也。只可持守以待二國之變。丕曰。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吳。安有不勝之理。尚書劉曄諫曰。近東吳陸遜新破蜀兵七十萬。上下齊心。更有江湖之阻。不可倉卒制也。

陸遜多謀。必有准備。未可伐之。丕曰。卿前者勸朕伐吳。今又阻之。何也。曄曰。時有不同之故。昔東吳累敗於蜀。其勢頓挫。可以擊之。今大獲全功。銳氣有百倍。將何以攻之。丕曰。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引御林軍來與三路兵接應。曄又奏曰。東吳已有准備。今吳將呂範引兵拒住曹休。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朱桓引兵當住濡須。以拒曹仁。此三路兵俱未利。陛下若去。必無益矣。丕不從而去。却

說。吳將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時年二十七歲。極有膽勇。吳王甚愛之。督軍於濡須。聽知曹仁引大軍去取羨溪。桓盡發軍守把羨溪去了。止留五千騎守城。忽一人報。說曹仁令大將常雕。同諸葛虔。王雙。引五萬精兵飛奔濡須城來。衆軍皆有懼色。桓按劒而言曰。凡兩軍相戰。勝負在將不在兵。兵多兵寡。汝等何懼哉。兵法云。客兵倍而主兵半者。主兵尚能勝於客兵。此言兵皆在於平川曠野之地

也。吾觀曹仁。非智勇之將。况從千里步路而來。吾與汝等坐占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險。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乃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吾何懼哉。於是朱桓傳令。教軍偃旗息鼓。只作無人守把之意。却說魏將先鋒常雕領精兵來取濡須城。離城不遠。城上一聲砲響。旌旗齊竪。朱桓橫刀飛馬直取常雕。戰不三合。被桓一刀斬常雕於馬下。吳兵乘勢衝殺一陣。魏兵大敗。死者無數。朱桓大

勝。得了旌旗許多。且說曹仁隨後領兵到來。却被吳兵從羨溪殺出。曹仁大敗而退。回見魏主。細奏大敗之事。曹丕大驚。正議之間。探馬又報。曹真夏侯尚圍了南郡。被陸遜內伏諸葛瑾外伏精兵。內外夾攻。因此大敗而退。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休領兵亦被呂範殺敗。丕聽知三路兵敗。乃喟然嘆曰。朕不聽賈詡劉曄之言。果有此敗。時值夏間。大疫流行。馬步軍十死六七。遂引軍回洛陽。吳魏自此

不和。却說。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欲回成都。又因面羞。漸漸沉重。至章武三年夏四月。先主自知病入四肢。又哭關張二弟。其病愈深。兩目微昏。厭見侍從之人。是夜。叱退左右。獨卧於龍榻之上。忽然陰風颼颼而起。將燭吹搖。滅而復明。只見燈影之下。二人侍立。先主怒曰。朕心緒不寍。教尔等且退。何意又来故惱朕耶。叱之不退。先主自携玉麈斧起而觀之。上首乃雲長。下首乃益德也。先主大驚。

曰。二弟原来尚在。雲長曰。臣非陽人。乃陰鬼也。盖為平生不失信義。玉帝皆勑命為神。哥哥將與兄弟聚會也。先主扯定大哭。忽然驚覺。二弟不見。即喚從人觀之。時正三更。先主嘆曰。朕不久於塵世矣。遂差使命往成都請丞相諸葛孔明。尚書令李嚴等。星夜来永安宮託以大事。孔明等聞召。星夜而来。時有先主次子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聽知召至。與孔明来永安宮見帝。太子劉禪守成都。却說孔

明到永安宮。見先主病危。慌忙拜伏於龍榻之下。先主傳旨。乃請孔明坐於龍榻之上。近臣扶起先主。先主撫其脾曰。朕自得丞相。成其帝業。何期智術淺陋。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羞回成都與丞相相見。今日病已危篤。不得不請丞相託以大事也。言訖。淚流滿面。孔明亦涕泣曰。願陛下善保龍體。以副天下之望。先主以目遍觀。只見馬良弟馬謖音速在前。先主皆令且退。先主命孔明復坐。而問曰。丞相

觀馬謖之才何如孔明荅曰。此人乃當世之英傑也。先主曰。不然。朕視其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可深察之。先主分付了。又喚諸臣入。乃索紙筆。寫罷遺詔。遞與孔明。而嘆曰。朕不讀書。麤知大畧。聖人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賊。共扶漢室。不幸與卿等中道而別也。言訖。又與孔明曰。煩丞相將詔可就付與劉禪。勿以爲常言也。凡事宜教之。孔明等泣拜

於地曰。願陛下將息龍體。臣等盡施犬馬之勞。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請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一言以告之。孔明曰。願陛下勿隱。臣當拱聽。先主泣曰。君才勝曹丕十倍。必安國而成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也。願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言訖。以頭叩地。兩目流血。先

主又請孔明坐於榻上。先主喚子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近前。分付曰。爾等皆記朕言。朕亡之後。爾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稍有怠慢天人共誅爾等不孝之子。先主又與孔明曰。丞相請坐。朕兒拜以為父。二王拜畢。孔明曰。臣以肝腦塗地。安能補報知遇之恩也。先主與李嚴等多官曰。朕已託孤於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官僚。勿可怠慢以負朕望耳。先主又與趙雲曰。朕與卿於患難之中相從

到今。不想於此地分別。卿可想朕之故交。早晚看覷幼子。勿負朕言。雲泣拜於地曰。臣願效犬馬之勞。以扶社稷。先主又與多官曰。朕不能一一分囑。皆乞保愛。言畢駕崩。時聖壽六十三歲。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後晉平陽侯陳壽史評曰

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風。英雄之氣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也。樅櫂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利。且以避害云尒

又讚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驤。始於燕代。伯豫君荆。吴越憑剌。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徳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又歷年圖曰

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摧沮勍敵。因敗為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劉璋昧弱。侮而兼之。遂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下中。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黃。用事。而面縛為虜宜矣

又宋賢有詩曰

涿郡生英傑。飄然迥不羣。慈仁安萬姓。情義動三軍。創業心尤重。求賢禮至勤。唐虞

堪比論。大度聖明君

又胡竹窻讃美先主詩曰

日暮乾坤易動揺。中山原有舊根苗。規模儘可紹光武。道德真堪比帝堯。勢若蒼龍離碧海。形如丹鳳上青霄。老天若更留玄德。未許曹丕篡漢朝

又宇文景昭。作成都尹。謁先主之廟。有讃曰

燕南聖君。心存忠信。掃蕩煙塵。親冒血刃。

義遜荊州。撫安蜀郡。情動關張。德崇堯舜。繼漢華夷。代天休運。昭烈英風。讚之難盡

又徐雪庭觀史。見託孤一事。有詩讚曰

大厦將傾一木扶。非公孰可託遺孤。奇才真與伊周並。洪量能超管樂謨。十倍曹丕人罕及。七擒孟獲古應無。天心故把英雄歿。未得中原命已殂

又後人過白帝城永安宮有感詩曰

三顧情勤兩意投。託孤堪可繼成周。至今

白帝城邊過。一度思君一淚流

先主駕崩。文武官僚哀痛至甚。孔明等奉梓宮還成都。後主劉禪出城迎接靈柩。安於正殿之内。後主哀慟祭祀。下官亦舉哀畢。開讀遺詔。詔曰

朕初得病疾。但下痢耳。後轉生雜病。殆不自濟。朕聞。人年五十不稱夭壽。今年六十有餘。死復何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

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卿父德薄不足效也

卿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卿兄

弟更求聞達至囑至囑

羣臣讀詔已畢孔明乃上言於後主曰

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音道）無疆昊

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

遐臣切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

宗動容損益百僚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

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

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勑戒。震畏神靈。不敢
有違。臣請宣下奉行
孔明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漢
統。乃立劉禪即大蜀皇帝位。改章武三年為
建興元年。禪字公嗣。時年十七歲。加諸葛丞
相為武鄉侯。領益州牧。後八月。葬先主於惠
陵。謚曰。昭烈皇帝。尊吳皇后為皇太后。入養
老宮。謚甘夫人為昭烈皇后。大赦天下。却說
魏軍探知此事。火速報入中原。近臣奏知魏

主。曹丕大喜曰。劉備已亡。朕無憂矣。何不乘其國中無主。起兵伐之。賈詡諫曰。劉備雖亡。必託於諸葛亮矣。備善能用人。亮必傾心竭力扶持幼主。陛下不可倉卒伐之。正言間忽一人從班部中奮然而出。大笑曰。不乘此時進兵。更待何時。衆視之。乃河內溫人也。覆姓司馬。名懿。字仲達。見為兵部尚書。丕大喜。遂問計於懿。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却說。魏主曹丕欲起兵收川。乃問司馬懿曰。朕欲收川。當用何策。懿曰。若只起中國之兵急難取勝。須用內外夾攻。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救應。雖有神機妙策。不能施展矣。欲成大事。必起五路大兵。可成大事矣。丕曰。何爲五路。懿曰。可修國書一封。差使往遼東鮮卑國。見國王軻比能。送以金帛以賂其心。令起遼西羌胡番兵十萬。先從旱路取西平關攻川。此一路也。又可修國書差使賚官誥賞賜直

入南蠻之地。見蠻王孟獲。令起蠻兵十萬。攻打益州。永昌。牂牁。音臧哥越巂。人姓與郡名俱音吮人名音俊四郡。以擊西川之南。此二路也。又可差使入吳。分析前事。許割地為隣。令孫權起兵十萬。攻兩川峽口。由險峻隘口。逕取涪城。此三路也。又可差使令降將孟達。起上庸兵十萬。西攻漢中。此四路也。然後命大將軍曹真為大都督。提兵十萬。由京兆逕出陽平關。取西川。此五路也。以大軍五十萬。五路進之。諸葛亮

使有呂望之才安能當之。丕大喜。乃密遣能言官四員爲使。前去四路起兵。然後命曹真爲大都督。領兵十萬。逕取陽平關。此時張遼等一般舊戰將皆封列侯。俱在冀徐青合淝并等處。據守關津隘口。把截城池。將養老年。不能一一開說。却說大蜀後主劉禪自即位以來。舊臣官僚。俱各陞賞。多有病亡者。不能細說。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從諸葛丞相裁處。却說後主未立皇后。孔

明與羣臣上言曰。已故車騎將軍張益德長女。甚是賢德。年十七歲。可納為正宮皇后。後主即納之。後來此女夭亡又納次女為后皆飛之女也時建興元年。秋八月。忽近臣奏有禍事。後主問其故。近臣曰。今曹丕調五路大軍。來取西川。第一路。乃番王軻比能。起羌胡兵十萬。犯西平關。第二路。乃蠻王孟獲。起蠻兵十萬。犯益州四郡。第三路。乃吳王孫權。起精兵十萬。取峽口入川。第四路乃反將孟達。起上庸兵十萬。犯漢

中。第五路曹眞爲大都督。起兵十萬。取陽平關。此五路軍馬。甚是利害。欲先報知丞相。丞相不知爲何數日不出視事。後主聽罷大驚。汗流夾背。即差人宣孔明入朝。使命去了半日。方回。報說丞相府下人言。丞相染病不出。後主轉慌。又命黃門侍郎董允諫議大夫杜瓊去丞相卧榻前告此大事。董杜二人。逕到丞相府前。皆不得入。杜瓊曰。先帝託孤於丞相。今主上初登寶位。被曹丕五路兵犯境軍

情至急。丞相何故託病不出。少頃左右曰。丞相稍可。明早出都堂議事。董杜二人嘆息而回。次日。多官又来丞相府前伺候。從早至晚。又不見出。多官各出怨言而回。次日早朝。杜瓊出班奏曰。請陛下聖駕親往丞相府問計。後主年务。恐丞相見怪。即引多官。入養老宮。啓奏皇太后。太后聽知大驚。曰。丞相何故如此。有負先君委託之意也。吾當自往。董允奏曰。娘娘未可行也。臣料丞相。必有高見。且待

主上先往。如其不然。却請娘娘於太廟中。召丞相問之未遲。太后依奏。是日。後主車駕至相府。門吏見駕到。慌忙拜伏於地而迎。後主問曰。丞相在何處。門吏奏曰。不知在何處。只有丞相鈞旨。教當住百官。勿得輙入。後主乃下車步行。獨進第三重門。見孔明獨倚竹杖。在小池邊觀魚。後主在後立久。乃徐徐而言曰。丞相安樂否。孔明回顧。見是後主。慌忙棄杖。拜伏於地。而奏曰。臣該萬死。後主亦答禮。

而言曰。今五路兵犯境甚急。相父（父音甫猶尚父仲父亞父之類）緣何不肯出府視事。孔明大笑。扶後主入內室坐定。後主驚慌未安。孔明曰。五路兵至。臣安得不知。臣非觀魚。有所思也。後主曰。如之奈何。孔明曰羌胡軻比能。南蠻孟獲。反將孟達。幷曹真。此四路兵臣已皆退了也。止有東吳孫權這一路兵。臣亦已有計了。但遣一能言之人為使。未得其人。故熟思之。陛下何必憂乎。後主聽罷。大驚曰。相父勞神也。果

有鬼神不測之機。顛聞桓父退兵之策。孔明曰先君以陛下付託與臣。臣安敢旦夕怠慢。成都百官。各司乃職。皆不曉兵法之妙。令鬼神不測。此爲機也。安敢泄漏於人。老臣先知西番國王軻比能引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素得羌胡之心。羌胡以超爲神威天將軍。臣已先遣一人星夜持飛檄令馬超緊守西平關。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換。以兵抗之。羌胡兵順。則以金帛禮物遺之。逆。則

以兵抗之。此一路不必憂矣。次又南蠻孟獲兵犯四郡。臣亦已飛檄遣魏文長（延字）領一軍左出右入。右出左入。為疑兵之計。蠻兵失其地利。惟憑勇力。其心多疑。若見疑兵。必不敢進。此二路又不足憂矣。又知孟達引兵出漢中。達頗知詩書之義。與李嚴曾結生死之交。昨臣回成都。留李嚴守永安宮。（即白帝城也）臣作一書只做李嚴親筆。令人送與孟達。達若見了。便不来犯境。心中主張不定。必然推病不

出。以慢軍心。此三路又不足憂矣。又知曹真引兵犯陽平關。此地險峻。可以保守。臣已調趙子龍引一軍守把關隘。並不出戰。曹真若見我兵不出。不久自退矣。此四路之兵俱不足憂也。臣尚恐不能全保。又密調關興張苞。二將各引兵三萬。為左右五路救應。却使此兵於中央。隨處緊要便當救之。因此兵機並不曾經由成都。故無一人知其消息也。只有東吳這一路兵未必便動。如見四路兵勝川

中危急。必来攻之。若四處不濟。安肯動也。臣料孫權想曹丕出兵三次之怨。必不肯從其言。雖然如此。須用一舌辯之士逕往東吳以利害說之。則先利東吳。其四路之兵何足憂乎。但未得說吳之人。臣故思之。何勞陛下聖駕来臨。後主曰。太后亦欲来見相父。令朕聞相父之言。如夢初覺。復何憂哉。孔明與後主共飲數盃。送後主出府。多官皆環立於門外。見後主忻然面有喜色。後主別了孔明。上御

車回朝。衆皆疑惑不定。孔明見多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有喜色。孔明視之。乃義陽新野人也。姓鄧。名芝。字伯苗。見在蜀中爲戶部尚書。漢司馬鄧禹之後。孔明暗令人留住鄧芝。多官皆散。孔明教請芝到書院中。問叙半日。孔明問曰。今蜀魏吳鼎分三國。蜀主乃大漢也。欲討伐二國。一統中興。當先伐何國。鄧芝答曰。以愚意論之。魏雖漢賊。其勢甚大。急難搖動。當徐徐討之。今主上初登寶位。民心未

安。當與東吳連合。結爲唇齒。一洗先君舊讐。此乃長久之計也。未審丞相鈞意若何。孔明大笑曰。吾思久矣。爭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芝問曰。丞相欲其人何爲。孔明答曰。不辱君命可謂士也。以此觀之。獨伯苗可矣。餘皆不可。吾故笑也。芝曰。愚才疎智淺。恐負丞相大用。孔明曰。吾來日奏知天子便請伯苗投東吳一行。切勿推辭。芝曰。愚願往。至次日。孔明奏准後主。差鄧芝去說東吳。芝拜辭。望東

吳而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七終